

兴舟兄的《耕雨堂脞谈》

□姬学友

结缘兴舟兄不久,我就意识到:对作为朋友的兴舟兄,认识得有点晚了;对身为作家的兴舟兄,了解得实在太少了。为此我曾发愿,要通过阅读他的作品慢慢弥补这个遗憾。谁知发愿容易践行难,难在何处?难在以文观人,须先窥文之腰要;以人观文,应善察人之慧心。人文两端,我的努力程度至今都不算合格,故一直不敢贸然置喙,以免交浅言深,有妄议之嫌。况且鲁迅先生说过:“倘要论文,最好是顾及全篇,并且顾及作者的全身,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,这才较为确凿。”联想到兴舟兄创作之丰富,气象之万千,就更让我气馁不知从何说起了。不过转念一想,在我之前,关于兴舟兄文学创作的评介文字肯定颇有一些了,既然别人写得,那么我也写得。任凭弱水三千,我只取一瓢小饮,亦可乎!有了这个壮胆的办法,从何说起,自然就不是问题了,那就从《耕雨堂脞谈》谈起吧。

《耕雨堂脞谈》,文百余篇,一言以蔽之,曰思有趣。趣从何来?得之于书,得之于慧,得之于性情,一句话,得之于人。思和趣,本属二致,但在兴舟兄这里却天机自动,浑然一体。思,即思辨,思考,思想等。毫无疑问,兴舟兄为文是长于深思、善于巧思的,然而这种深思和巧思,不玄虚,不枯燥,更没有说教。究其原因,在于作者懂得“一味庄言,有何趣”的为人、为文之道,故能形而上的思辨和思想化为平易近人的情趣和理趣,让读者在轻松的阅读和有迹可循的简净文字中得到乐趣并掩卷深思,这是一位有底

蕴、有格调的真正作家的真本领、真功夫。

《耕雨堂脞谈》的趣味文字俯拾皆是,不用我在此饶舌,我想从“趣从何来”的视角,略谈几句兴舟兄文中所蕴含的学养、慧心和性情。

趣得之于书。《耕雨堂脞谈》的一个显著特点,就是通篇文字洋溢着书卷气息,字里行间循循然有古君子之风。这一点从《耕雨堂脞谈》的篇名即可知端倪。“耕雨堂”是兴舟兄的斋名,名兼孙犁“耕堂”和周作人“苦雨斋”之寓意,既是心仪,也是志业,表现在行文走笔上,尤为名副其实。的确,雅好读书,已成为兴舟兄工作之余生活和精神享受的最好方式。在《耕雨堂脞谈》之12中,他说:“我有书房,名曰‘耕雨堂’,书繁物杂,俨然成了杂物间,上下左右尽是书,置书尚且局促,遑论横桌而写?于是又在小卧室的床头墙隅,置小桌于彼,营有小境,竟然也昼夜不舍,寒暑不觉,快乐无忧地在书海泛舟。在那里静坐入禅,读写如诗,时光有平仄,也有韵脚,便也自得其乐了。”他还引王筠《教童子法》之嘉言以证其道不孤:“人皆寻乐,谁肯寻苦,读书虽不如嬉戏乐,然书中得有趣,亦相从矣。”他甚至如恋人絮语般地表白自己对书的浓情蜜意:“世界和雅趣皆在此,我是决不会远离的。”得益于饱读诗书,厚植学养,在《耕雨堂脞谈》诸文中,兴舟兄偏爱引用古代文人那种博雅信达、清通隽永的文字嘉言,极慕知堂语丝体之谈话风和简单味,以其平和冲淡,无一字无来历,几乎每篇必引。这种书写方式不仅使他真正理解了中国优秀的传统散文的真义,从中获得不少题材和创作灵感,拓宽了文学创作的视野和思路,而且能驾轻就熟,随手

拈来,在创作中灵活运用。使得这些古诗文名句就像闪烁其中的智慧的火花,时见机趣和哲理,与整体文风的书卷气和文人雅趣相得益彰,十分协调。

趣得之于慧。晚明小品文大家袁宏道云:“凡慧则流,流极而趣生焉。天下之趣,未有不自慧生也”。以斯言之,体现在兴舟兄文中的“趣”,是他的人生智慧和境界的自在呈现。以周氏兄弟为代表的语丝派散文,多以杂感、随笔、小品等独具风格的新文体任意而谈,话题从宇宙之大到苍蝇之微,自由广泛;话风从泼辣深刻到平易朴实,灵达自然。相对来说,兴舟兄更倾向于知堂小品一路,选择的话题多是古书和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小事情、小掌故,由此略作延伸和荡漾;文章的话风多是闲雅简素,信腕直寄,于不经意处时有机锋流露。具体笔法是从小处落笔,大处点眼,从淡逸的简笔中水到渠成地引出作者心中的所思、所感,或者相关的情趣和理趣,这种感思和趣味,原本是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人情物理,经过作者有意无意地点醒,很容易让读者产生相与会心的体悟。比如《耕雨堂脞谈》之93,谈古论今,徐徐道来,从镜子的前世今生,文物价值,关联到镜子的现实价值和自鉴意义,使读者体悟到“心如明镜台,时时勤拂拭”的广大智慧。《耕雨堂脞谈》之94,首先提出“人生需要梦想,人所共知;但睡眠需要有梦,则赞同者寡”的个人私见,然后老实说梦,认真解梦,最后倾情赞梦:“要追求高质量的生活,必须不以梦为标配的睡眠,我们只有保持一个有梦想的睡眠,才能创造一个有梦想的人生。”梦想的人生需要智慧的助力,兴舟兄的智

得益于诗书和天赋,也得益于他多年的职场阅历所自带的敏锐和洞见,这三者的综合,极大提升了他散文创作中的智性和慧根。

得之于性情。兴舟兄给我的第一印象,是他的谦抑、温和和低调,乍一看,与他那高大威猛的外在形象不甚吻合。他又是一位经常和文件、会议打交道的职务人士,按说严肃、端正早已成了他接人待物的习惯。但接触久了,就会发现他的另一面,他有一种浓重到骨子里的文人积习,率真、崇善、重情,以及谈文论艺中对美的事物的那种近乎本能的心解,聊天过程中因不避俚俗而爆出的令人捧腹的冷幽默。这种真实性,使得他的文字既有名士风,又有平民性。在他以“耕雨堂”的名义不断征引的堪称高大上的海量经典名言的背后,稳稳地依靠着的,是他赖以作文的生活和工作语感;故乡南太行、栖居地涇上。《耕雨堂脞谈》之95,作者竟然中外古今、旁征博引,从烦人的虱子身上聊出了真实不虚的风雅故事,聊出了虱子对文人创作灵感的触发。只是不知兴舟兄撰写完此文之后,浑身上下痒痒否? 极度舒适否?

兴舟兄《耕雨堂脞谈》的文体,新颖到颇难描述:笔记乎?随感乎?散文乎?小品乎?小品散文乎?散文小品乎?似乎都难以准确地对号入座,又似乎都可以对号入座。值得一提的是,作者还有一项文体创意,即文章搁笔后,常常作一半文半白的简短补叙,或十余个字,或几十个字,既交代了写作背景,又袒露了写作心情。意犹未尽乎,神完气足乎?恳请作者有以教我! 庚子夏日勿草于三闲斋



鲲鹏展翅(国画)

□吴景晨 作

金黎,金犁

——读《金黎文集》絮语

□高庆云

《金黎文集》出版。翻看全书六卷,我从心里高兴。我和金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曾在安阳日报社工作,性相近,趣相投,意相合,道相同,在一起的时间也多。后他到文联高就,仍常有文字来往,不疏反亲。几十年的好朋友,他的《金黎文集》出版,乃心血之总汇,岂不高兴哉!

金黎,本名马金声,金黎是他的笔名。由金黎想到大作家孙犁,大凡作家总离不开“犁”,作家“笔耕”,犁乃耕之器。我赞金黎是“金犁”,非一般之犁。

说他“金犁”,首在他作为一个“爬格子”的耕者收获颇丰。仅收入《金黎文集》的就有200万字之多,内容丰富,洋洋大观;其次,品种多样,“五谷杂粮”一应俱全。多年来他笔耕不辍,在全国各级、各类报纸杂志上发表的文字涵盖了小说、报告文学、随笔、杂文、评论、剧本等各种体裁;再者,质量上乘,他收获的“粮食”可谓颗颗颗粒饱满。安阳人在《人民日报》《人民文学》等中央级报刊发表作品,金黎可能是屈指可数者之一。他还有多篇作品被报刊转载或连载,并在省和国家级比赛中获得大奖。

作为安阳作家,金黎是高度重视耕种安阳文化的人。《周易》被誉为世界的智库,安阳人都感到骄傲。金黎躬身耕作,写了长篇历史小说《文王易梦》,可谓忘我之举。现代人写此题材堪称吃螃蟹,困难重重。时代久远,资料匮乏,所写人物、故事、环境陌生,当时,人的生活是什么样子?人们的衣食住行是什么状态?时空的遥远,作家几乎无法想象,几乎没有形象思维的依据;内容了及《周易》,人们常说是“玄学”,非专业人士常常退避三舍。但金黎克服了重重困难,终于获得成功。《文王易梦》一书获得第四届海内外华语文学创作小说一等奖。嗚呼,文章千古事,甘苦寸心知啊!由创作之难,到恒力而为,到夺得头筹,不仅显示了他对家乡的热爱,更看出一个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和勇于担当的精神。

安阳乃历史文化名城,古都文化底蕴深厚,正如一位来安贵的贵宾戏言:“走在殷墟的大地上,每个土坷垃都带着古味儿。”我们安阳的作家应当关注家乡文化,注重宣传弘扬我们的古都文化。金黎有了光辉的“第一犁”。

文章者,载道之器也。作品的重量不在于篇幅的长短、字数的多少,而在于作品蕴含的力量和精神。文学创作当然需要表达技巧,需要文字的磨炼;但重要的是研究社会和人物,体察世道人心,把这种感和悟写进自己的作品,这才是第一功夫。金黎常留心身边的人和事,从中领悟社会,领悟人心。他写小说,常通过对典型环境、典型人物的刻画揭示真善美;他写评论(杂文),常用铿锵的文字张扬正气、针砭时弊、激浊扬清;他写报告文学,常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俯瞰社会、辨识人物,笔下的人物总有一种昂扬向上的力量,蕴含着鲜明的时代精神。

文学写人,人写其人,文学作品需要打磨,作家打磨作品也是在打磨自己。金黎常把自己打磨的每一部作品都当作是另一种形式的打磨自己。他常重复古人这样一句话:“文章乃经国之大业,不朽之盛事。”以此告诫自己,以敬畏之心认真写作、认真做事、认真做人。

文学作品的生命力在于真情实感,而作品的真情实感在于作家的真性情。作品的质反映了作家的质。我国中医讲,健康养生要涵养正气,正气存身,邪不可干。“正”者,正义、正直、正派、正道、正大光明等。作家写作也是在修身,没有正气的作家,写不出真正的好作品,打铁还需自身硬。金黎写了大量好作品,因为他的“犁”是“金犁”,金质的犁。

伏枥千里志 奋蹄夕阳红

王革勋新作问世

本报讯(记者 张璐)我市作家王革勋新著《凡夫遗痕》近日与广大读者见面。

出生于1934年8月的王革勋先生笔耕不辍,自2009年出版《淇河集》以来,几乎每年都有新著,《凡夫遗痕》是他的第八本著作。中国古都学会副会长、研究员许成在序中说:“《凡夫遗痕》记录了王老对生活的感悟,既是一本杂谈,又是一本呕心沥血之作,读后让人鞭策激励,催人发奋向上。”国防大学原教官房立中说:“老友已86岁高龄,其成就已是夕阳无限好,其精神头却仍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。”苏州大学历史学教授李峰说:“《凡夫遗痕》主题依然纯正、明朗,不荒谬、不虚无;结构依然清晰、有序,不纷杂、不纠缠;语言依然平易、质朴,不晦涩、不戏化,始终延续着王老固守之心印本色。”

月下推敲

——评傅炳熙先生《扬州瘦西湖》

天赋风情爱楚腰,波光山色竞妖娆。
隋堤摇曳三千柳,唐客歌吟廿四桥。
翠竹红葭依水榭,轻烟柔雨过兰桡。
西湖与此两相比,更胜西湖一段娇。

□葛景春

扬州瘦西湖是扬州的一张具有代表性的名片。此诗将瘦西湖的风光特点描写得非常生动鲜明。

首先,诗的首句体现了一个“瘦”字。诗人用“楚腰”二字,来形容扬州瘦西湖与杭州西湖的不同特点。“楚腰”二字,出自于《资治通鉴·汉纪》“楚王好细腰,宫中多饿死”的典故,用“楚腰”二字生动地形容瘦西湖如楚国宫女的细腰之状,恰切而生动。颔联用隋堤之柳,来形容瘦西湖边的杨柳风吹舞姿之美。这里运用隋炀帝开运河,于河岸两边栽种杨柳,用官女拉船之典,一方面又暗示,瘦西湖可能是隋代古运河的一段。“唐客”句则用晚唐诗人杜牧“二十四桥明月夜,玉人何处教吹箫?”诗句之典为此诗增色。此联是虚实相间,既写实景又用历史典故。颈联由写湖中水榭亭台上荷花与雨中画船之美,这是实写。尾联则将扬州瘦西湖与杭州西湖相比,瘦西湖则比西湖好像更胜一筹。

这样,此诗则层层递进,有虚写也有实写,虚实相生,将历史的典故融入现实的描写之中,美轮美奂,不是西湖胜似西湖,令人浮想联翩,吟味不尽。此诗善于用典,而化用无痕,也是诗人的高明之处。



丰碑

□杨润智 摄

保持劳动的原色

——写在姬云第八卷诗文集《最美樱花》出版之际

□艾敏

作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,安阳的作家诗人人数不胜数;作为一座老工业城市,安阳的工人作家或写工业题材的作家诗人算来也不在少数,但多年关注工人和工厂,坚持不懈、勤奋笔耕和为劳动者而歌的诗人并不太多,姬云是其中之一。

他长期在基层工作,有很深的生活积累,对文学的执着追求达到近乎痴迷的地步。退休后又从事公益事业,为更多需要帮助的人提供帮助。一天,他抱来他出版的很厚的一摞书,还有已经编辑好即将出版的第八卷诗文集《最美樱花》,邀我作序。我从不为人作序,但感动于他长期为劳动者鼓与呼的勤奋和不懈坚持,感动于他对文学近乎痴迷的执着追求,感动于他的诚恳和信任,也为鼓励更多的职工文学作者,为一个老职工说几句话,从繁荣职工文学的角度,我觉得我是分内之事、应尽之责,责无旁贷。

姬云从青年时代就开始在省级报刊上发表散文和诗歌,今年,年近70岁的他依然笔耕不辍。他扎根于基层,不仅写出众多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,还在多次文学创作征文活动中获得大奖。

特别是近几年,经常能看到《安阳日报》等媒体不断有他的新作发表,我常为他接地气的作品点赞。记得他的长篇现代诗歌《中国汉字》入选全国诗歌春晚征文大

赛,网上投票时,我们还积极地支持他。

姬云视野宽阔、创作题材广泛,他既关注国家大事,也写柴米油盐,既写祖国大好河山,也写新农村建设的扶贫篇章,但更多的还是关于歌颂劳动者的作品。在他即将出版的第八卷诗文集里,开篇就是写我市劳动模范、文源社区党总支书记赵红霞的报告文学《一颗红心暖千家》,包括他之前出版的多卷诗文集,为职工创作的作品占了很大分量,比如:《劳动号子》《中国工匠歌》《炼钢工》《农民建筑工》《工装秀》《我是安钢》《我们农民工》《开山的炮声》《干场送基层之歌》《回家的背包》《五月的麦田》《谷雨》等,其中仅反映修建红旗渠、跃进渠的作品,就多达数十篇(首)。

语言朴实、简洁、不雕琢,是姬云诗歌语言的风格,例如:“咱是中国大工匠/复兴中华献力量/能造卫星飞上天/可造航母劈海洋(选自《中国大工匠》)。”再比如:“劳动号子,带着炉前钢花的蓬勃怒放/劳动号子,带着车床谱写的旋律欢乐歌唱/劳动号子,带着工地挖掘机的轰鸣/劳动号子,带着巷子里矿灯的灯光/劳动号子,带着清洁工早晨扫帚的沙声/劳动号子,带着农民工脚上脚步的咚咚响/劳动号子,响彻在广阔的田野/劳动号子,响彻在繁忙的工地/劳动号子(选自《劳动号子》)。”他的语言风格像他的穿着、像他的人,平淡、简朴,近乎白描,保持了劳动和劳动者的本色。

语言富有张力,比喻运用恰到好处且随手拈来,是姬云诗歌语言的又一风格。如:“我们的笔是瓦刀/我们的字是红砖/文章的结构,积极进取的钢筋铁骨/混凝土是我们常用的语言(选自《农民建筑工》)。”再比如:“刚刚放下修路的闪亮铁镐/刚刚从机器隆隆的车间离开/刚刚脱下在炼钢炉前的工装/刚刚从建筑工地脚手架下来/我们下班后/登上了‘中国梦·劳动美’的大舞台(选自《职工的舞台》)。”

文学作品中,允许且有很多是写个人情绪和抒发个人生活感悟,但不能仅满足于“小我”和雪花覆月。尤其是新时代的作家和诗人,更应该关注现实、关注当下,到人民中去体验生活、观察生活,创作出反映祖国巨大变化,反映新时代广大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、积极进取的感人故事和奋斗精神,且丰富多彩、有血有肉,充满正能量,以满足和服务人民群众对高品质文化生活的需求,要把着眼点放在“大我”而不只是“小我”上。姬云的文章和诗词,不仅充满了“大我”情怀,同时充满激情、热情和深情的表达:“我们的美文不是写着纸上/我们的作品耸入云端/你看这些高楼大厦/多像我们顶天立地的身板/屹立于广袤的华夏大地/昂首于璀璨的历史画卷/那日新月异的数不清的繁华城市啊/处处有我们的汗珠闪光/处处有我们绽开的笑颜(选自《农民建筑工》)。”

莫要问劳动号子为啥如此铿锵,

莫要问劳动号子为何如此宏亮。
莫要问劳动号子为啥能震撼世界,
莫要问劳动号子为何能传向四面八方。
莫要问劳动号子为啥能打动心扉,
莫要问劳动号子为何余音绕梁。
请看看我们劳动者热气腾腾的汗水,
请看看我们劳动者顶天立地的脊梁。
因为我们劳动者充满了对祖国的热爱,
因为我们劳动者充满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
这一声嘹亮的劳动号子,
是发自我们心窝里最美的音符啊,
这一声嘹亮的劳动号子,
是天地间最有力度的唱腔。

(选自《劳动号子》)

抒情、抒真情是诗歌的特质和生命,也是诗之所以感人、诗人之所以成为诗人的理由和真谛,有没有真情是可以读出来的。姬云诗中不乏这样的篇章。

姬云热爱文学创作,不仅表现在他的勤奋耕耘,同时贵在能坚持数十年如一日。他的作品风格注重大情怀、接地气、语言朴实、感情真挚,同时题材丰富、立意独特、想象力较强,更为难得的是文如其人,充满劳动者的原色,而没有打诨之声和云里雾外不知所云的文字游戏。相信今后的创作道路上,姬云会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文学作品。

祝愿姬云艺术之树常青,且永远保持劳动的原色,无论做人还是为文。